

吳
晗輯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中
華
書
局

新編中國實地考察圖文

● ● ● ●

正宗二十年丙辰（清嘉慶元年，一七九六）起
高宗三十一年甲午（清光緒二十年，一八九四）止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十二

中華書局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十二

正宗實錄三

二十年丙辰（清嘉慶元年，一七九六）

春正月戊申朔，北京禮部以新皇帝登極後應行條款咨文至，命槐院撰送回咨。禮部咨曰：

「乾隆六十年十月日，大學士阿桂、和珅等奏，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日，內閣抄出大學士公臣阿、大學士伯臣和等謹奏：『臣等遵將丙辰年舉行傳位大典，應預飭各省並各該衙門遵辦事

宜，分單呈覽，恭候訓示遵行。謹奏。』乾隆六十年十月十八日，奉旨：『依擬行欽此。』一、

丙辰年歸政、嗣皇帝登極，頒發傳位詔書一道，鈐用太上皇帝之寶，次用皇帝之寶，所有恩詔

條款，一體敍入。一、太上皇帝諭旨，稱爲勅旨。一、皇帝例應稱『朕』，太上皇帝似應仍稱

『朕』字，伏候欽定。一、丙辰年太上皇帝起居注，嗣皇帝起居注，交該衙門敬謹分纂（撰）。

一、恭遇太上皇帝慶節稱萬萬壽，嗣皇帝慶節稱萬壽。一、恭遇太上皇帝萬萬壽慶節及元朝冬

至令節，慶賀表文交內閣另行恭擬呈覽，俟發下，將表式頒行，一體遵照。恭遇嗣皇帝慶節令

辰，應進賀表，卽用例進表文，中間酌改一聯，照例頒發，按期呈進。一、丙辰元朝內外臣工

慶賀表文，照常呈進。其恭賀太上皇帝傳位表文，嗣皇帝登極表文，交內閣另行恭擬進呈，俟

發下頒行，一體遵照。一、丙辰年恭進列祖列宗實錄，交內閣循照向例，按期於嗣皇帝前恭進。一、丙辰年恭遇大祀，由各該衙門具題，嗣皇帝親詣行禮。其中祀小祀，應行分別親詣恭代之處，俱循照向例題請。一、經筵、耕藉、大閱、傳臚各典禮，屆期由各該衙門奏請嗣皇帝循例舉行。一、恭遇太上皇帝、嗣皇帝慶節令辰及掖輦巡幸地方，內外大臣恭遞慶賀請安摺，俱繕備二分呈遞。其隨奏事摺請安，俱照常繕備一分，呈進嗣皇帝批閱。一、外廷筵宴，由各該衙門循例奏請，嗣皇帝恭奉太上皇帝親御宴座，嗣皇帝侍坐，一切儀注，臨時具奏。一、各部院衙門題本改簽放缺奏派各項差使，俱循例題奏，恭俟嗣皇帝批閱遵行。其各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，俱照常式敬繕『皇上睿覽』字樣，後書嘉慶年號，按照向例呈進，不必繕備二分。一、御門聽政，恭俟嗣皇帝折本示期遵辦。一、鄉會試、殿試、朝考散館及一切考試題目，由各該衙門循例奏請嗣皇帝命題考試。一、嗣皇帝登極後，應請太上皇帝勅旨冊立皇后，所有應行典禮及版賀各事宜，交各該衙門循例遵行。一、丙辰元朝奉先殿堂子行禮，在未傳位以前，皇太子隨皇上行禮。一、陛見文武大員，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員，具摺恭請太上皇帝恩訓。一、丙辰新正遞丹書克仍係奏太上皇帝詞句，且有賀六十年國慶之事，應仍於太上皇帝前恭遞。」承文院提調李晚秀言：「我國表奏咨之書例，自極行至平行凡四格，稱爲四行文書。表奏則每格低一字，咨文則每格低二字矣。今此禮部咨新頒之式，皇帝於太上皇另低一格，凡爲五格，請此後表奏咨書以五格，亦稱五行文書，著爲式。」可之。庚戌，至社壇，省器省

牲。上問典牲署提調李得臣曰：「一歲用犧牲幾何？」得臣曰：「濟州牛三十五頭，巨濟牛五頭，優爲進排於一年。而羊則只用燕羊，不用土產，故每患苟簡矣。」上曰：「今後通融進排。」丁巳，大寒，樹木多凍死。後聞中國人所傳，天下同日如是。安南國使臣，凍死於北京云。右議政尹著東啓言：「頃以江界府慈城界漸次墾闢事，行會道伯矣。卽見平安監司金載瓚狀啓，則以爲自明年慈城洞口，限以四、五十里許民入居，則不出數年，可以成村。蓋四郡復設之論，各持甲乙，俱無定見，而至於沿江限五、六十里加闢之說，不待邑報，可保其有利無害。鴨綠上流橫絕兩界，若使一隊民戶，遵江入居，則固圉之道，必勝於十鎮殘卒。民居所在，無論從某至某，入防可除也，潛越可禁也，採蔘之政必勝於前日也。及此許入，無容更議。而以百餘里之地加倍許闢爲請矣，聞風入去棲遑失所，去留兩難者，爲一千八百餘戶之多，而狀請中當闢土地可容一千三百餘戶，則雖有人多地狹之慮，而爲先許令耕墾，恐合事宜。民人入處，並前後爲二千五百餘戶，其外又有未占土地之剩戶五百餘數，合爲三千七十餘戶，皆是四方烏合之類，實有難馴之慮。而去本府爲一百八十里之遠，隔以兩大嶺，實難管攝。恐當別置官長，或移設鎮堡，以爲控制之方。請令道守臣爛商於邑鎮設置當否，條列狀聞。」許之。丙子，進賀使李秉模在北京，以新皇帝登極頒詔勅順付於使行馳啟。上召問大臣備堂，命差出謝恩使。以沈頤之爲正使，朴宗甲爲副使，李翊模爲書狀官。進賀正使李秉模，以勅書順付奏臚本一度，登極詔一度，儀注一度，冊封皇后儀注一度，傳位大典預飭遵奉

事宜奏本一度，內閣儀注一度，皇太子奏本一度，宗室永恩等奏本一度，皇製千叟宴詩塌本一度，上送。上命司譯院錄成一部，續付同文彙考。

二月庚辰，別賫咨官鄭思賢自燕還，進禮部咨文。咨文曰：「禮部爲移咨事。主客司案呈，據朝鮮國差來跪報賫咨官鄭思賢呈稱，恭逢太上皇帝傳位，三大節表式，蒙大部頒發，而皇上萬壽聖誕，及三節進賀表式，未奉頒發。且三節所進方物，向例於年貢內合併呈進，今當皇上登極之初，三節所進方物，是否仍照向例於年貢內合併呈進，抑或差遣使臣，分起呈進？伏乞大人詳示咨覆，令賫咨官先行起程回國報知，以副國王昕夕之望，愛戴之誠。因具呈前來，今朝鮮國跪報賫咨官鄭思賢呈請萬壽聖節、冬至、元朝三大節進賀表式，本部尙未定有成式。至十月初六日係萬壽聖誕，三節所進方物，仍照向例於年貢內合併並進。查該賫咨官已於上年十二月十三日賫咨到京，事竣應令其先行起身回國，相應一併知照朝鮮國王可也。須至咨者。」乙未，進賀使李秉模等馳啓曰：「正月十九日平明，因禮部知會，詣圓明園。午後，與冬至正、副使入山高水長閣，太上皇帝出御閣內後，入參內班。禮部尙書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、副使至御榻前跪叩，太上皇帝使閣老和坤宣旨曰：『朕雖然歸政，大事還是我辦，爾們回國，問國王平安。道路遼遠，不必差人來謝恩。』通官以我國音傳於臣等。而不可只憑通官之言，故退後即令任譯往見德明於朝房，詳問皇旨，則德明使通官呼寫如此。賜饌設戲，一如前日。黃昏時，太上皇帝從山高水長閣後御小舫，嗣皇帝亦御小舟隨之，又令臣等乘舟隨後，行

數里許下船，入慶豐圖，太上皇帝御樓下榻上，嗣皇帝侍坐，設雜戲賜茶。使內侍引臣等乘雪馬，行一里許下岸，仍爲引出，退歸，夜近二鼓。安南、暹羅等使，自初同參宴席。二十日還歸館所。二十一日禮部知會領賞，故臣等與書狀官及正官等，當日早朝詣午門前，依例領賞。而御前加賞禮單，玉如意一柄，大緞五疋，錦緞四疋，閃緞二疋，絹箋二卷，硯二方，筆二匣，墨二匣，領受。逢授上通事譯官處，臣等復命日，元禮單呈納時，使之一體呈納。冬至使一行，亦同爲領賞。而頒詔則當日順付於冬至使行。二十四日因禮部知會，臣等一行及冬至使一行，已時詣禮部領下馬宴，尙書德明押班，行三跪九叩禮後，依例設宴。宴訖，又行一跪三叩禮。少住於臣等之前，招任譯以讀封事有所傳言，故事體重大，謹具單以聞。臣等使任譯問：『從今以後，小邦凡有進奏、進表之事，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進一度耶？』答云：『現今軍機姑未定例，當自有文書出去』云。申後，禮部又送上馬宴桌子館所。二十六日，禮部知會，有傳諭事件，年貢慶賀各該正、副使，明日赴部。故二十七日巳時，臣等及冬至正、副使與任譯詣禮部，則員外郎富森阿瞻示傳諭事件，以爲賀使帶來三起方物，業經欽奉勅旨移準於下次正貢，再現奉勅旨，此後外藩各國，惟頒查照年例具表賫貢，毋庸添備貢物，於太上皇帝、皇帝前作兩分呈進云云。二十八日，因禮部知會，臣等與書狀官及任譯詣午門前，領受御前加賞，各樣緞五十疋，臣等依例行三跪九叩禮，仍卽回館，逢授於上通事譯官處，使之一體呈納於臣等復命之日。當日午時，冬至使一行，先爲離發。臣等離發之期，禮部定以二月初一

日。移付來到矣。其後禮部儀制司又有移付，以爲年貢進賀兩行奏賀各表文，內閣抄出，尙未到店，俟到部咨文由驛遞回，賀使離發，當遵定期云云。故臣等於二十八日領受加賞時，使任譯傳言於禮部侍郎周興岱曰：『昨日移付，有咨文由驛遞回該國之語，職等於此，決難遵承，陪臣出疆，竣事與否，專在於領受回咨，而況進賀奏表，事體尤重，安有未領受回咨，而空手回國之理乎？雖一日、兩日轉至十數日，未領咨之前，實不敢離發。』屢次往復，則周興岱以爲『科抄尙今未到，故部移有所云云，而今聞使臣之言，事理誠然，俺當轉告內閣，務必周旋矣。』二十九日，送任譯于禮部探問回咨消息，則員外郎富森阿先到，通以科抄纔到之意，提督阿成阿後到，催促儀制司成出咨文。回咨文十八度，冬至使回咨文八度，賈咨官鄭思賢頒賞咨文一度，同爲受來。故臣等一行，本月初一日，自北京離發。冬至使回咨文八度，則授先來譯官傳付於冬至使臣所到處。任譯所得文書贍本六度，同封上送。』丙申，右議政尹著東啓言：「使臣狀啓，以爲太上皇令閣老宣旨，謝恩使勿爲差送云，勢當遵依，勿送。頒詔則賜物謝恩及三節合並，與方物移準，與使臣參宴四度謝，皆於節使行並與二起方物而順付入送宜矣。」從之。壬寅，御春塘臺，行皇壇大享誓戒。北京禮部皇后三大節永停箋賀上諭咨文至。上諭曰：「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內閣抄出本日奉上諭，內閣衙門因丙辰正月初四日降勅，冊立嗣皇帝元妃爲皇后，照例撰擬恩詔進呈，似此繁文，所請可不必行。明年元朝歸政後，朕爲太上皇帝，嗣子爲皇帝，其嫡妃自應立爲皇后，此乃宮庭一定禮儀，祇當循照向例，

祭告天地宗廟，用昭茂典足矣，何必撰擬恩詔，布告天下，多此縛節繁文？皇后正位端闈，恪修內職，非如皇太后之爲母后，分應尊崇者可比。我朝家法，宮壺肅清，從不干預外事。來歲舉行冊立皇后典禮，不特恩詔不必頒發，即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撫等，亦毋庸因立后於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進慶賀表箋，且皇后壽節暨元朝、冬至，與外庭無涉，嗣後俱當永行停止箋賀，並以爲例。以肅體制，而垂法守。欽此。」

三月戊申，詣皇壇，省牲器，齋宿于齋殿，謂承旨曰：「『大明集禮』審鼎鑊、視滌漑、監明水皆親臨，而『壇享儀注』以攝行磨鍊，殊非宗周之義，予當親詣省視，『儀注』中釐正可也。」又教曰：「皇朝人子孫及本朝忠臣子孫，陪享之班，在百官後，殊非虞賓在位之儀。自今爲式，以軒架東西分定。」仍諭諸臣曰：「皇壇享祀之禮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，而歲月浸遠，人情易狃，春秋尊王之義，幾乎無地講明。至於事大交隣之際，尤欲提撕此心，使一脉陽春，賴以不墜。雖於儀文度數之末，亦可爲想像感發之端，今日執事諸臣，須體此意。」又曰：「皇壇陪享，自有極層義理，事體重大，有難遽然議到矣。」直閣李始源曰：「先正臣宋時烈遺命門人建萬東廟時，亦有此議，而終以事面之尊嚴，不敢遽行矣。」上曰：「先朝乙巳年，始定高皇帝、烈皇帝並享之儀，親享妥侑，方其灌鬯始事，白雲一道，起自北方，逗于壇上，有風颼颼，引靈雨微灑。『寶鑑別編』特書其事。今日之風，亦非尋常矣。」遂敬次肅廟、英廟兩朝志感韻，命陪享諸臣及皇朝人子孫本朝忠臣子孫賡進。凡陪享諸臣一百五十六

人。己酉，親行皇壇春享。壬子，召見回還正使閔鍾顯、副使李亨元等。上謂鍾顯曰：

「新皇帝何如？」鍾顯曰：「仁孝端重，在諸王中最有令譽，觀於宴饗之時，待坐上皇之側，只視上皇之動靜，而一不轉矚，觀於此亦可見其人品矣。」上謂亨元曰：「詔勅順付之奇，得聞於先來之前，卿之周通，固所稔知，而今番之事，可謂大生光矣。」先是亨元在燕館，以諺書報勅書順付消息于義州府尹沈晉賢，俾轉達于朝廷故也。上又曰：「八月聖節，別送賀使之論，卿等意見如何？」鍾顯等曰：「前賀使之行，先期差送，斷自聖衷，而及其趁期入達也，彼人莫不稱歎事大之誠。太上皇亦以忱誠可感，諄諄言之。今番詔勅之順付，謝恩之命停，未必非賀使先送之效，明見萬里之聖鑑，臣等欽仰萬萬矣。第謝使既不發送，拖至冬間，始有節使之行，則其間日月，未免太久。若趁八月聖節，治送賀使，兼爲謝恩，則似無妨。」上謂右議政尹著東曰：「卿意何如？」著東亦言無妨。上曰：「上皇聖節既送賀使，則新皇帝聖節，又不可一送而一否，然則冠蓋相望於道矣。今年聖節，既與六旬、八旬有異，則何必親爲無於例之事乎？」右議政尹著東啓言：「平安監司金載瓚狀啓，枚舉神光僉使柳和源所報，以爲本鎮處在狄嶺之下，戶不過數百，鋤農礪確，一自三川坊新闢之後，舉懷遷移之心。而有一條可以奠安者，本鎮之明堂串青者，介在於距狄嶺三十里之地。其土甚沃，可容數百戶。而民人請闢之願，府鎮許墾之論，厥惟久矣。自嶺頂南至熙川之白山，立禁標，爲十五里。自嶺頂北至江界之新光，立禁標，爲三十里。而古所謂三峽谷，在於三十里禁標之內。一

嶺之禁標，南北無異。今若退標，一依熙川十五里之限，則可得十五里耕墾之地。而關防蔘政，一無所妨，節度使與該府使之報皆以爲便云矣。一自慈城許耕之後，近鎮峽岷，舉懷遷移之心，其勢固然。今此神光鎮退標，許民之請，實出於不獲已。然蔘政與嶺隘，少無所妨，挽接與募聚，大有所益。道、帥臣與該府使之論，一辭稱便，請依施。」允之。又啓言：「平安監司金載瓚狀啓，枚舉江界府使李仁秀所報，以爲今若設邑，則館廨之營建，錢穀之需用，不知費了幾許民力，幾許公貨，且採蔘之節，責之於新邑之民，則必無以支保，莫如設鎮知弄恠舊址，在三川、慈城之間，西北臨鴨綠，此號令各把之樞機，古之設鎮，意亦有在。就此地移設馬海，則營建既不張大，火稅可補措辦，控制之方，亦似有益。蓋馬馬海設堡，既非嶺隘所關，又非賊路要害，故革罷之意，前已狀請自彼移此，實爲兩便云。而第新入之民，遽示管攝之意，設爲官長，則必當却顧疑畏，既入者易致還散，將入者必多退步，無寧隨入隨奠，根固蒂結之後，徐議設鎮事，令廟堂稟處矣。道臣所論，儘有意見，依請。安徐三千餘戶咸聚之處，官府絕遠，不管攝則弊從中生，申飭該府使，俾無踈虞之患。」從之。教曰：「曾於李判府按道時，以上土之移鎮爲言，以地形與事勢言之，其爲緊重切逼，亦非馬馬海之比。在前蔘政句檢，上土爲咽喉，況今關土移民之際，其所留意，比之馬馬海，上土爲勝。該倅之不言上土，單舉馬馬海者，豈以鎮將勢力顏面之彼此緊歇，而有此捨重取輕之舉乎？卿於筵退後，議于李判府，關問道、帥臣，使之別具意見，狀聞後稟處。」戊午，召見回還進賀使李秉模等。上

曰：「太上皇筋力康寧乎？」秉模曰：「然矣。」上曰：「新皇帝仁孝誠勤，譽聞遠播云，然否？」秉模曰：「狀貌和平灑落，終日宴戲，初不遊目。侍坐太上皇，上皇喜則亦喜，笑則亦笑，於此亦有可知者矣。」上曰：「謝恩勅停止，而若待冬至例遣之行，則亦太遲遲，廷議或以爲趣聖節送使，兼修謝恩之禮爲當云，而此亦不可不商量。蓋上皇聖節既送使，則新皇帝聖節，亦不可闕然。且今年聖節，異於周甲，似不必創行無前之例。」秉模曰：「聖教至當。使臣則不必別遣，而節使稍早入送似好矣。」上曰：「謝表何以爲之乎？」秉模曰：「臣亦屢問於彼中，則以爲不必各各爲之，只書皇上睿覽，或云皇帝陛下，則太上皇、新皇帝自當見之云。而此亦不分明知委，蓋太上皇，諸凡事務不欲異於前日，故自下舉行甚難云矣。」上曰：「規模則雖欲省約，而在下，則事面豈不難處乎？」己未，有譯官購「闕里志」、「闕里文獻考」等書及聖廟圖、孔氏碑本於燕中以來者。命賞加（加賞）。癸亥，整理鑄字成。教曰：「我東活字印書之法，始自國初。太宗朝癸未，以經筵註『詩』、『書』、『左傳』爲本，命李稷等鑄十萬字，是爲癸未字。世宗朝庚子，命李葢等改鑄，是爲庚子字。甲寅以庚子字織密，出經筵所藏『孝順事實』、『爲善陰騭』等書爲字本，命金墩等鑄二十餘萬字，是爲甲寅字，行之者三百年。予於壬辰在東宮，仰請大朝，以內下甲寅字所印『心經』、『萬病回春』二書爲字本，鑄五萬字藏之，是爲壬辰字。臨御之元年丁酉，命關西伯以本朝人韓構書爲字本，鑄八萬餘字，亦儲之內閣。大抵前後所鑄，鑄字銅體不一，其擺印也，率同濕紙均黏，

每刷一版，另立數人，以朱墨逐勢句抹，猶患欹斜，動費時日，監印諸臣，屢以是爲言。壬子命倣中國四庫書聚珍板式，取字典字本，木用黃楊，刻成大小三十二萬餘字，名曰生生字。乙卯整理『儀軌』及『園幸定例』等書，將編次印行，命以生生字爲本，範銅鑄字，大小并三十餘萬，名之曰整理字，藏于奎瀛新府。」乙丑，詣皇壇，行望拜禮。庚午，上召見回還書狀官趙德潤，詢行中弊瘼。德潤曰：「譯官之弊，不一而足，究其本則專由於人馬之數多矣。人夫三百九，馬匹二百十九，而刷馬郵人輩，年年負債於灣上，今年積逋之人，明年又入去。在今釐弊之方，莫如減損額數也。」

夏四月戊寅，備邊司啓言：「謝恩使起送之計，不得不中止，則謝行不爲起送事，詔書順付事，方物移準事，賜物事，使臣參宴事，三大節表式祇受事，皇后三節表箋方物停止事，長淵漂民出送事，並當移咨于禮部。而此與年例移咨有異，不可自灣府傳給鳳城將，轉致北京。別定責咨官馳送，兼探使行後事情爲宜。令司譯院擇能言解事之人，不多日內治發，使六月內回還宜矣。」從之。

五月壬子，咸鏡道魚面鎮把守將李健秀，以厚州形便，書陳于備邊司曰：「白頭山正脉南馳至于黃草嶺，一枝轉而西又北，至于薛罕嶺而向鴨綠江，開一局，長津、甲山、三水、厚州及廢四郡在其內。鴨綠江發源於白頭之膳脂峰下，西南流而至甲山之劍川，轉而西，至于惠山鎮前，與烏梅江合水而西下。虛川江發源於厚峙嶺下，至于呼麟與白塔山水合流，橫帶甲山府

前而西下，屈曲北流，入于鴨綠江，而上爲虛川江，下爲烏梅江。長津江發源於黃草嶺，至于長津府與閑台嶺薛罕嶺二水合流而北，至于別害鎮，與東門川合水，又北至江口堡前，與咸興屏風坡水合流，橫截三水、厚州之間，入于鴨綠。厚州江源出於烏蔓嶺、希塞峰之間，貫流於厚州、江界境之間，入于鴨綠江。一局全面，如指諸掌。然後地勢形便、關防緊歇、山川去來、道里遠近可以詳察。故三甲合圖、厚州單圖修上。大抵本州蓮池坪、東臺巖、越邊古味洞，即彼人去來之要路，而自會寧距烏喇，不過爲十餘日程，則遙度地勢，厚州至烏喇，比會寧必有遜無加矣。正當合冰之時，賊若從此路入寇，分兵並進於長津、厚州西江之路，則一日二夜，可達黃草赴戰之南。然則洪原以北，不爲我有矣。兵法曰：『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。』設雄鎮於此，使彼人不敢現形於古味洞近處，則嚴邊實民之策，兩得其宜。自三水府從仁遮外路沿江而西下，到于厚州境麻田，則乃衝天嶺底也。山後開面，而左右陰坂之可耕者，周回爲五里許。自麻田轉至松田，相距爲五里，削壁之下，開得小坪，縱橫合五里地，無非可耕之地。而中有鎮基舊跡，溝塹四圍，故問諸土人，則云是古之自作堡遺址，而其設其廢，不知在於何年。自松田又轉而過留防所，至于東臺巖，則彼地所謂古味洞，隔江相對，東臺巖之內卽蓮池坪，而抱流平鋪，形如半月，長廣合十餘里許，雖有沃瘠之差殊，亦是可耕之土。而松田至蓮池坪，相距爲二十五里，危棧石壁，緣崖通路。自蓮池坪踰獐項行五里，則乃祥霸坪也。土地肥饒，宜於生穀，可謂樂土。而江界、祥霸坪隔一大川，平鋪相對，合兩坪周回殆爲二十里

許，若割後而屬此，可謂峽中大野。至於厚州舊鎮基，壓臨江邊，地形淺露，恐非防守之地矣。大小都野自祥霸爲二十里，而江水彎環屈曲，疊嶂縈回盤錯，江界山脚，間橫截，而見其地勢，東則絕險，西則稍夷，拘於東西分界，不敢開路於西，鑿山於東。由此而憑崖轉曲攀木以行，至於小都野洞口，則開拓不過二三年左右。高山杉松如麻，陰翳尙多，容光未周，宜有早霜之患，故先察刈根於燼木鱗鱗之間，次取粟束之間間外積者，細觀結實，則與山外穀品，別無所遜。絕域面北之地，不耕耳麥，專向黍粟，而成熟如此，地勢之低下，土品之宜穀可知矣。大小都野長爲七八里，廣則或百餘步，或數百餘步，而大抵麻田、松田幾乎盡闢，而居民數少。蓮池坪、祥霸坪、大小都野等地，則始闢而民方來接。自此以往，則乃是未闢之地也。由金申巨里過東谷至大好地等處，則廣狹長短，雖或不齊，土品則別無異同。距烏蔓嶺北爲四五十里，而自祥霸洞口厚州江合流處，不過爲一百四五十里矣。仍向江西邊江界地方山外板幕洞以下，文柱非灰洞祥霸朴鐵仇非羅信洞等處，則小都野洞口卽紫芝嶺路，而嶺內三十里，崎嶇峻急，此是爲厚州主脉也。論以形便，參以事勢，魚面鎮旣不能仍舊貫，移設於祥霸，則本州元非三水地方，而地形未免半面隻局，且道路危險，民受其弊。許割厚州江西邊江界山後可耕之地，量宜劃付，凡其人民土地，皆使專屬主管，俾盡安集撫摩之責。規模制置，一依邑例，而訟獄等事，亦一併自斷。徐觀成聚，次第陞邑，則事力不煩，流民可奠，在厚州實爲萬全。但三水府處在三路要衝，亦非等閑關防，而凋弊特甚，莫可收拾，時存府民，不過四五百戶，而爭趨樂

土，次第流入於厚州，然則不數年內，餘戶無幾。假使設邑於厚州，置鎮於舊治，不願士卒之類，亦當隨後撤移，墟其地則一也。第甲山府幅員，比三水最大，民總加三水數三千許，割烏梅江以西，長數三十里，廣八九里土地民戶，屬之三水，則在甲山所損無多，在三水所補不少，其在分境治民之道，恐合便宜。三水所管別害鎮，處在長津江上流之西岸，烏蔓嶺後嶂之南，要與厚州相爲表裏，則關防緊重，實非尋常。且鎮治距本府爲四百里，而隔之以峻嶺險江，其間民弊，已無可言，而脫有緩急，何能報警乎？本鎮之距長津，不過爲百餘里，而居民之願屬久矣，以其土地民戶劃付長津，一以爲聲勢，一以爲革弊，則庶爲兩全之策。且麻田、松田之兩處開拓，或自戊申或壬子，而居民數十餘戶，大半是新舊芻坡之士卒。蓮池坪、祥霸坪則始於甲寅，大小都野則始於乙卯，而入居者多至數百餘戶，而粗成家舍者，只是四五十戶。其餘則或皆結幕經過，而未農者居多，隨身長物，惟一斧子而已。各處人物，烏合成羣，習尙各異，姑難責之以閭井之義。而聚會民人，探問情願疾苦，則各人等所告，以爲本州處在廢郡境一隅，三面阻山，北臨鴨綠江，未免絕地，而只有紫芝、衝天二大嶺僅通鳥道，魚鹽去來，惟衝天一路而已。自此距北青，殆近七百里，而危棧峻崖，不知其數，五大嶺三峽江間於其間，一番往還，動費二十餘日，若當潦水積雪之時，人不能通，商賈出入，尤無其路。且民間行用，莫要於錢貨，而西關之江界，北關之長津，處在三水之接界，而已皆行錢，獨渠等尙未蒙一視之澤，一任咸北商賈之操縱，此實渠等生理之大關捩。自本州境金申巨里至別害鎮，爲一百四